過客 ■ 紹興

瀛苑副刊

人生是無限延續，不要讓情感牽絆住自己，到生命底處一瞧卻是白骨成堆，幻化成蝴蝶雙飛是中國人求圓滿的幌子，我躲不過時間的不停催促，終如同過客匆匆隨著馬蹄奔過，途中短暫的逗留，不為長久只為排解寂寞，逮住一瞬間甜蜜來彌補漫漫旅途的空缺，回頭一望，那已踏過的足跡，恰似泥上鴻爪。

掙扎過充滿黏膩的走道，一不謹慎，我來到不該來的世界，得重新再來一次，僅換了個模樣，扮演別人需要的角色，但我相信有一天，我會再回去原來的空間，父母親、兄弟姐妹、一些喊不出稱呼的親戚，以及每個階段都得盡力認識的「同類」，也許他們也是從不知名的空間來，假裝我必需的人類。而陪伴我許久許久的記憶，在子宮及產道的擠壓下，把我榨的一乾二淨，我得趁這趟旅途中，一一點一滴的將原有的自我逐一找出，是十年，是百年，是永無止境的反覆這段「重生」的過程中，我能做到的，只有在不斷地挫折裡填進一些——微不足道。

生命是可貴的，如此才有機會找到失去的自己，很多同類常迷失在建構下的軌道裡，朝所謂的「正常」的旅途前進，也有許多的同類在成蛹蛻變的過程中夭折，而沿途我堅持的是什麼？是一份對生命的執著，只要擁有相互成長的家人，以及互相扶持的友人，這些就足夠了！在許多過客中，註定聚首的是逃不過的，對於傷害我的旅人，只有眾多的感謝，因為讓我成長茁壯，對於愛護我的過客，也僅以生命的全部作陪。幾百年前，有位早來的過客曾說過，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我確實赤裸裸地來，也將空盪盪地走，假若硬要留下些什麼，我不過是藏匿在他人不經意的記憶角落裡，隨光陰

的汰換而逐日淡去。然而追溯到最初，我僅是一枚模糊的單細胞，在數百萬倍的鏡頭下方能瞧見，而其他的過客旅人，也何嘗不是如此。

捨與得是一體兩面的，當我捨去一些不屬於我的記憶時，接下來得到的是另一段可再記錄的人生，回頭猛然一想，我已蒐集數十寒暑的回憶——爺爺背上綁著我，騎著腳踏車趕往廟埕的戲棚下；五、六歲分不清楚好人與壞人，只喜歡給東西吃的人；在小學生的幼稚思考裡，我扯斷坐隔壁的女生幾根頭髮，卻也在手臂上得到幾個指甲痕；在充滿淫穢的高中生活下，我看過好幾件女生的小底褲，當她們快樂上樓梯的時候；到我一輩子也不想去的地方當兵，又面對一群不知底細的男同袍，在不大的澡堂裡，赤條條地晃動「生命奧妙」；以及現在趕忙成熟的慾望。我忘了自己該高興還是悲傷，因為在記錄的同時，連痛徹心扉、不可告人的情節也收錄在記憶裡，過客的責任是創造一場場美麗的錯誤，旅途中有許多階段，因為無法瞬間成長，所以碰到任何一段際遇都是必然。

我曾停泊在失望驛站，停止再走下去，因為我感覺不到自我的存在，思考了許久許久，依舊堅持一份不知名的執著，或許我貪心地想知道，往下走的路是否有更多的激盪等待著我。寂寞是難免，而有伴侶也不見得好過，當雙方決定組成「旅行團」時，就得放棄許多冒險途徑，一直到旅客都能各自獨立走完旅程，而自己已犧牲的光陰，可是帶團期間的甜美回憶，將是最厚重的記憶本。我時常認為自己是收藏記憶的過客，一旦飽和的日子來臨，我是否會了無牽掛的再重新來一趟，我不知道，人生並不是一場夢，而是一場比賽，比賽誰的回憶精彩，那天在排隊等待前往原來空間的公車時互相較勁，或許我的記錄片是困苦的、是甜美的、是悲慟的、是幸福的，但重要的不是這些結局，而在於旅程中各種情節都可以體驗，並真實的記錄下來。

冷靜地思考一下現階段的自己是在記錄什麼？許多的可能隨時在發生，沿途有風有雨，當然也有歡笑與熱情，能安然地走到盡頭的候車站，對生命始終是一份感謝，因為讓我全程參與過。時間不停鞭策趕我向前往，在有限的時間裡，我急忙的收拾每段回憶，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小插曲也捨不得丟棄，我的記憶體空間有限，往往得捨棄一些在別人眼中是垃圾的片段，對我而言，哪些零零碎碎的影像聲音，用力擰出都是我的血我的淚。我打另一個空間走來，將回到自己該去的地方，在那等待下一趟的旅程，偶爾會懷念曾經愛過我或我愛過的人，也偶爾擔心在我離開之後的那些過客，他們是否也能和我一樣，完整而真實的走過這趟旅途。